

味檠齋文集
六



味
槃
齋
文
集

六

趙南星 著

中
華
書
局

味檠齋文集卷六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余觀尚書所載虞舜之治天下。以五載巡守。而其中四朝諸侯述職焉。又一人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述職之時。未必適三考。則黜陟未行也。寬於吏矣。而天子諸侯。駱驛道路無寧歲。車馬人徒之費。民何以堪之。意者洪荒初闢。風俗儉朴。且聖人在上。有位皆仁賢。視民如子。坐則勞心。動則行慶。又其時中國小。諸侯無多。是以供億省而蒙被奢。上下歡欣。而海宇平寧也。三代皆有巡守。秦猶行之。述職與諸侯罷。漢稱有道。而不巡守。亦不聞郡縣之吏皆入朝。豈非以古今異時。有不可行者哉。我國家歲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行郡國察吏。糾其有害者。又行考績之法。比三年一入朝。襟夷振海之域。莫不赴北闕。以其治狀聽黜陟。法不啻密矣。謂宜天下又安。軼漢追虞。而海內之空虛。民生之危苦。何其日甚。一日不可支也。豈非文具而實不存哉。今天下之親民者。無若州邑之長。而太守臨之於上。其意之所嚮。衆皆聽馳而響臻。而下之才幹操履。未有能逃其視聽者。太守而皆賢。則其屬無不肖。而天下治矣。以余觀於今之

世若廣平南公者則賢矣。南公秦之世家也。秀穎不倫。嫻於文學。而習於政事。其生而皆然者也。而主之以仁厚。將之以抑畏。融之以和平。一之以清靜。夫是以羣吏象之。罔不戰戰於法度。而遂遂於文理。其不然者。輒見繩而無所容。何則。南公秩奉之外。一介不取。惟公惟虛。無物以翳之。其居上視下。猶神明之視人也。臧臧否否。主爵者可以無庸於旁訊。故典郡者皆若南公。天下治矣。夫入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百姓率三年而大創。不肖者於此之時。罰鍰益多。徵斂益急。曰。將以爲京朝官之交際也。百姓亦以爲當然。而不敢怨。此其人未必皆以賄免。民之抗敵。實繇之矣。吾聞南公之入朝也。琴書之外。都無長物。無以爲交際。豈不可以風有位哉。南公將行。司理周公徵余言以送之。余與南公稱相知心。南公抗志天雲。亭亭物表。雖鬱攸薰灼之勢。近在比鄰。而先之自疏於蕭閒澹淡之鄉。如千仞之松。干霄直上。不與葛藟女蘿相繆繞。此其人品廉潔。未足以盡之也。當事者有意乎澄吏治。厚民生也。則首陟南公哉。

送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今天下賢才衆多。足用底寧。三吳尤爲特盛。龍奮者耀於天塗。鶴鳴者震於林野。古昔所未有也。直指錢公。自青衿時。卽翹楚士林。輿望攸屬。試宰任邱。再典藁城。恩綴民思。皆爲祠祝之。以治行高。入爲侍御。奉命巡恆南。藁城。恆南之邑也。其士民若庶子。久離其親。乍焉得之。不知其歌且舞也。是時鐘山初罷。樞市

未已。加之六宗弗福。五氣隔并。或雹或霾。覆白在天。民生槁瘁。公深思洞矚。以爲釀害繇於蘊利。清流必先澄源。入境卽減騶從。雍容閒雅。異時直指至有司。輒遠求名酒水陸之珍。以充膳羞。公一切禁之。自奉甚易。猶以爲煩有司也。或以贖鍰佐之。交際僅僅不廢。至於生辰令節。羣吏且不敢奏牋爲賀。無論苞苴。左右近習。閑之甚嚴。所至梓棘之外。如隔九關。其所使於外者。匹馬壺餐之外。無得有所擾。令有司密聞。必無所庇。公清身率下。嘉與有司。淳濯用康。不尙苛察毛鷲。郡邑罹災者。覈實上聞。爲丐蠲恤。窮民實被其惠。大抵公乘風霜之權。而施雨露之德。繇日月之明。而生雷霆之威。事非利民。無所不省。文非有害。無所不容。所謂其政恢卓。可爲公卿者也。及瓜之期。上復以巡蜀中。蜀中故稱殷富。自播會稱亂。徵發之所耗費。師旅之所躡蹂。戰陣之所損傷。鬼火彌山。荆棘塞望。夜郎爲郡。蠻夷之野心難化。烏集之栖息未寧。此其所須於重臣之巡省。與畿輔一也。何則。畿輔易治。然國家之門戶也。非重臣不肅。蜀中。國家之藩籬也。又險遠難治。非重臣不固。惟公足以當之。夫士大夫非峻風裁之難。而宏德宇之難。峻風裁者。英妙之所尙也。宏德宇者。巍碩之所務也。余觀於公之德宇。不啻宏矣。譬之應龍。正中純粹。霖雨天下。故爲四靈之首。非徒以升雲興霧。見其殊絕。震習蜺蜺之倫也。公事竣之日。所解贖鍰中程之外。尙餘一萬二千。皆留之屬所帑中。公履玄造極。如餐霞之賓。何必言其不饜。然世之所希。安得不貴。余以樛昧。幸得與公共事。端領受教。以不至速戾。公以虛襟樅接。開心相信。夢寐不疑。誼貫金石。情郁蘭茝。余誠不知其何修而

得此於公也。日月迅馳。遂將遠別。聊述公之禔福於恆南。而余之仰成於公者如此。固不足以揚美德而竭情懷也。

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沈公爲井陘道三年。而擢山東憲長。所屬諸大夫。僉謀於趙子曰。沈公之東遄矣。吾儕及士民。皆戀戀不忍舍。然無可如何。先生里居久。知沈公之政。蓋贈之言。以宣上下之情。此時趙子方念世道日險。欲閉門杜口。顧不能無言於沈公。夫在位者。將正物化俗。必諭其意於天下。而後人知所嚮。然諭之以言。不若諭之以意。諭之以意者。有之也。有之而諭已淺。況無之而諭乎。下之聽之。映也耳。故諭之以意。不若諭之以無意。無意也者。無欲也。無欲也者。無我也。無我更何所有。夫天下之人。皆沈於欲。而斯人也獨無之。是神明也。神明在上。而人猶有不化者乎。沈公初下車。滯囚甚多。有城旦一年。而圜至三年者。沈公悉罷遣之。一日而歡聲動於逖邇。邑里之中。有吏卒誑者。必非沈公所遣。其以公役過者。見長吏扶服。不敢仰視。鄉亭無所擾。有犯法者。長吏輒繫治。而後聞。每黎明視事。訟至。立決之。文奏至。立散之。以崇大體。而無苛細。不作意而任理之。故恆緩帶而不遽。夫爲政者。仁所以懷民也。威所以戢慝也。敏所以樹功也。靜所以綏物也。沈公賅之矣。蓋公無欲人也。余每聞人言。自沈公至。未嘗受屬吏一菜。若以爲過者。夫公儀子之爲政也。園有葵而拔之。况受之其屬吏乎。此乃所以諭其意也。夫是以能仁。能威。能敏。能靜。而中山以南。邢

襄以北。若久陰積晦。而照之以白日。大旱彌年。而沃之以膏雨也。夫沈公居恆抑抑也。愔愔也。至於官僚之臧否。大獄大何之是非。必質之天明。而諷之輿論。嫌疑有所不避。毀譽有所不徇。卽強有力者不能奪也。昔人有言。鳥託巢於叢。人寄命於公。清而後能公。此諸大夫及士民之所以不能舍沈公者也。邇來國家用宵人之言。鏹山樵市。斲地脈。腴民生。以取利。而羔羊之風幾絕。乃斷斷而非之。若沈公者。可以匡朝。可以救世矣。恆山之右。與山東爲鄰。清源徐州之間。五方之民所雜處。亡命之徒。易於竄匿。故盜賊日多。豐年樂歲。而嘯聚不解。城門晝閉。此天下土崩之漸也。沈公司臬東土。盜其遠矣哉。是公在山東。猶在井陘也。譬之若龍乘小雲。近霧則其雨不博。若雲霧蔽四海。則霖雨及天下矣。霖雨及天下。豈其遺趙人乎。余以匡朝救世望沈公。總憲一方之謂小矣。諸大夫及吾儕士民。其無戀戀於沈公哉。夫沈公之苦心於是邦。余深知之。余固不能舍沈公也。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往者臺省少人。則主爵疏請以司理邑令之賢者。選爲臺省。邇年上駭厭言事者。疏上恆不下。主爵乃爲權宜。每計吏之後。輒廉其資望最者疏留之。而徐議選授。亦竟得俞旨。然殊重其事。癸丑入計者尙旅食也。今年又議留。則吾郡理魏公首列焉。魏公之爲理五年矣。其勞苦極矣。何也。值天下之多艱。民生之困蹙也。然則時使之乎。夫亦公之自勞苦也。且古之君子。遭時艱而往救之。至於席不煖。突不黔。非救天下

也。彼其視天下人之阽危。猶吾身之阽危也。而安能以自暇逸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夫天之方蹶。而世固多泄泄者。則夫勞苦者。天之所不能使也。故曰自勞苦也。魏公蒞郡以來。當事者傾心委任。一切大獄大何。皆質成於公。往往掀之覆盆。而曬以白日。大利害得失。皆剖決於公。其所獨百世以來之病。而造百世以後之福甚多。天下自癸未迄今。鮮有豐年。此鄉尤甚。非魏公幾無噍類矣。至今年尤甚。公攝事眞定縣。捐俸設粥。士民感悅。不悛其囊倉而助之。郡民及四方之流民。聚而待哺。公時時噢咻之。或親嘗其粥。病者問其所苦而藥之。不幸而殤。則掩葬之。入眞定之境。無顛頽僵於道路者。魏公之救民。可謂勞苦甚矣。至乃不穢虐士。而況於饑餓菜色之民乎。自非視民如身。而詎能若是。夫救天下者。非才不能。第非天生仁人如魏公。見民之疾苦。惻怛繇中。而第以在其位。不得不救之。則亦何能勞苦盡心力若此乎。是故列城諸大夫。莫不奉行德美。共蘇療民。實賴魏公爲之發揚名譽。以受知於上。無風波之虞。得以并心悉力於民。天下之民。良者枵腹而待斃。黠者傾耳而思亂。而趙魏之間。猶得室家相保。皆魏公之賜也。魏公譽望甚高。不日且爲臺省。聞主爵欲引與共事。此皆世之所稱華要也。世不少才士。獨仁人少耳。仁人得志。庶可以救天下。顧救之此時甚難。至尊神聖。欲無爲而治。似以臣工不必有也。不必備也。其言不必聽也。不必下也。若至尊無轉圜之念。則雖欲效忠。其道無繇。如此而言救天下。是雲絕於天。而欲爲霖雨也。故曰甚難。然何可遂已。魏公其必有至計乎。魏公行矣。天下實賴之。非一郡之吏民所能借也。救天

下豈其遺一郡而况畿輔之地諸大夫奉行德美蘇我瘵民卽魏公未去郡也魏公且薦諸大夫於朝矣。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晉公爲邑三年而直入朝之期御史大夫劉公御史傅公皆舉公治行卓異往時卓異有舉有否而今歲言者以爲不可已壬辰余友鄒孚如爲考功曰卓異表慮謫軀之至今天下尤輕簠簋宜舉清吏今年未知何從然孚如之言知本矣昔晉公之初下車聞錢穀投櫃之害毅然革之而以請於當道當道不允也余謂當道曰令已革矣正供無所適何必同且投櫃者誨貪者也久之當道大服晉公薦之郡邑各有社倉甚病民晉公言之當道革之二者皆通行畿輔之南如公議夫二者六郡之害也所從來久行之將來其害未有紀極也而自公絕之仕人謂居官傳舍耳洒掃之焉至足而問及鄰舍則迂愚一宿無盜而爲長久慮人未有不笑者晉公爲一邑而除六郡之害出兩言而貽百世之利且久處之膏人情之所難割驟奪之利衆兆之所同怨割己之私而任衆之怨以永庇六郡之民且天下之仁人君子必有聞而效之者矣是潤及天下也爲邑而永庇其民亦賢矣而又潤及天下來世豈特清其身而已哉可不謂卓異乎先是晉公下令曰盜也者狙富室者也貧民之擊柝干振以爲富室也鄉亭之中各舉富者之姓名及其鄰家而申嚴連坐之法於是富室皆欣大夫之安己也盡得其姓名籍記之及審徭賦至平至明毫髮不爽公之盡心民務類如此公性兼衆美學總羣道其禔躬則湜湜乎如處女也其臨事則斷斷乎若干將

也。其恤窮民。則煦煦乎若慈母也。其摧強禦。則殄殲乎若仇讎也。豈惟吾邑前未有而後難繼。卽前此主爵之所舉。而余之所知者。未見其過之也。乎如好賢如縑衣。而其所舉邑令。曾無如曾公者。假令有如曾公者。其歎異不知當何狀。豈不可謂卓異乎哉。邑學博王君。郭君。及諸生。醉飽於道德。歌舞於教化久矣。至是求余言送之。余聞當事者之知曾公也。相與慶幸之如此。蓋今之典計者。故好賢如縑衣者也。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金大夫越之瑰儒也。典高邑三年。邑治平。上其績於朝。明試有功。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弗忍舍。廩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恆山之小邑也。西北西南近山。田磽塉。不能旱。東南多沙漏雨。豐年亦薄收。矧恆苦旱。民往往鬻子以食。搗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潔。唯飲邑中之水。輕刑薄斂。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賑贍。民賴以無捐瘠。訟至。惟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不得已當之。無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於父母之懷。用是趨趁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瘵民。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留之。爲政必酌於民。前代本朝。具有其事。臣等請留之。以州守管事高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報可。蓋余所睹記。邑以前無擢而復留。以州大夫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朝朝啟啟甚歡也。又三年。將上績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爲邑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留。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講大夫之德。

探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爲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爲吏者。率喬詰卓鷲。以自見其奇。而劫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不求人知。茲可謂惇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卽有魚自他邑來。匪胾則臠。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持大體不撓。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泉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坰。茲可謂簡矣。敬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真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惇所以迪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乎。且今之作吏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寮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爲燥溼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爲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況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胡清宇老先生令介休序

胡先生爲廣文鄣上三年。諸生人人愛敬之。深與余交。頃之擢介休令。過余曰：某不習爲吏而遽吏。又聞其俗悍多盜。先生其何以教之。俾幸無罪與。曰：吾觀於先生。和而不流。犯而不較。所謂汪汪如千頃波。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也。於令何有。胡先生固請曰。願先生無棄之。將得一言而書諸座右。余避席曰。君子之誠於爲善如此哉。夫長民之道。非有祕謀奇計也。天下之物無不相反。反於善則爲惡。反於惡則爲善。故賈山之論治道。借秦爲喻。今天下世道人心極敝。而吏治隨之。余與先生之所親見。不有罔顧民之肥瘠。而廢其膏脂。恆若不足者乎。不有視民如讎。而淫刑以息變幻。以百姓爲可孩者乎。不有罔顧民之肥瘠。而廢其膏脂。恆若不足者乎。不有視民如讎。而淫刑以殘者乎。不有戴威滿頭。侮耆舊。凌備署。而自雄者乎。不有聽訟無曲直。惟任其偏私者乎。不有取物於商賈而殺其直。名爲官價者乎。又不有都不與直者乎。若而人者。何可以爲民父母也。龔黃卓魯。以不爲此。故成龔黃卓魯。豈有他術乎哉。夫知人之善而吾休讚之。則知吾之善矣。知人之惡而吾唾罵之。則知吾之惡矣。何則。人已一也。豈惟人已。天人人神亦一也。知人之所好惡。則知天神之所禍福矣。古今亦一也。知一時之所好惡。則知異世之所不朽矣。胡先生憮然動容曰。某雖不敏。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下車則首爲誓。不用官價矣。余曰。充此念也。卽天下可平。矧惟一邑。胡先生曰。先生之所論者道也。治亦有術。請問俗悍。奈何。曰。夫民未必生而悍也。無亦民以其俗之美自爲累。乃激而悍乎。胡先生笑曰。俗之美。何則其爲累也。曰。急於公賦。而不敢逋。俗之美者也。上固宜體恤之。乃徵之愈急。麥未秀而夏稅已入。粟未穎而秋租已完矣。貧民稱貸而益之。所收者皆入他人之倉。困非獨此也。又權量不平。多取以圖奇羨。帝官府而鬼隸卒。憚不敢見。何況擊登聞鼓。此俗之美者也。乃有不問其犯之輕重。耳樂痛呼。而目喜濺血。僵

尸於前。快不爲意。若此類。豈非以其俗之美。自爲累耶。夫治民之道。以仁爲本。仁者必寬。寬者寬於無知之民也。仁者能惡人。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民吾之赤子。有害我赤子者。此賢首之讎也。孰能寬。誠愛民如赤子。而有得罪者。則其妻子鄰里皆怨之。有君若此。而忍負之乎。如是而俗悍可漸革也。胡先生曰。善。請問多盜。奈何。曰。余嘗聞彼土之諺矣。曰。平遙介休。入夜便偷。繇此言之。則其俗之多盜久矣。其爲盜者。民皆知其姓名。而不敢明告之於官。固可以徵訪而知也。旣真旣悉。乃與之更始。怙終不悛。論之如法。胡先生曰。此邑盜也。外至之盜奈何。曰。保甲之法備矣。能行之者。在乎人之精神力量耳。有愛民之真心。而精神力量自出。明於道而術自出。舍道而求術。則能吏而已矣。君子不取也。胡先生曰。善。介休。汾州縣也。余友魏懋忠撫晉。以汾州地曠遠。乃上疏升爲府。懋忠撫晉八年。功德甚大。其根本乃在無欲。憲臺岑寂。吟咏自娛。聞晉中爲立生祠。此所謂爲善而不朽者也。居官者不當如是耶。胡先生曰。先生之望某也過。雖然。敢不佩服先生之明戒。胡先生將行。其僚韓君及諸生。問余所以祖之者。余爲具述其語如此。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古之大聖賢豪傑。非有異於人也。亦惟知自愛而已矣。夫均之人也。而能聳其德。以爲聖賢豪傑。可不謂自愛乎哉。自愛者。無與於人也。猶之衣以自蔽也。食以自養也。宮室以自庇也。車馬以自逸也。皆無與於人也。居官者清身思職。撫循黎元。忠於居下。而惠於居上。以克有令名。此士人之所以自愛也。自末世以

資格限天下之士。而士亦以自限。曰：上之所以待我者薄。雖竭志畢力無爲也。往往勤也而偷。繼之。貞也而辟。繼之。惠也而猛。繼之。詩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於是用人者益謂資格果足以限天下之士也。雖有聖賢豪傑之士。皆莫能自致丹霄之上。而又習見夫資格高者。多恣睢暴戾而坐臻通顯。人爲善之意消。夫此近世用人之常事耳。爲善者。非求通顯也。自愛之謂也。彼無德而通顯者。士大夫之鄉黨惡之。鬼神害之。異日者其子孫恥以爲祖父。斯亦苦矣。其所得者。不過華衣膾食。高其宮室。乘堅策肥而已。此東陵之所樂而終身者也。未若西山之餓夫也。則不自愛之甚也。鹿門雷公起家太學。風神朗秀。占對詳雅。謁選宜得典城。而爲趙州倅。其倅趙也。廩廩焉如處子也。州當孔道。帽帽焉其瘡身也。上官多戴威於頭者。戰戰兢兢焉。其倅免也。久之上下咸孚。譽望日起。常事者薦其賢。擢連城令。絲綽中而誕登於岸。此自愛之效也。夫勤所以奏功也。貞所以植節也。惠所以潤下也。功奏而後職舉。節植而後行成。下潤而後德詡。此無與於人。而資格之所不能限也。然倅之與宰相去遠矣。紛紛貶而不倦。乃可以明勤。守大聚而不緇。乃可以見貞。綏兆庶而不遺。乃可以昭惠。昔不得爲而今得爲也。夫得爲善者。亦得爲不善。在乎自愛與否耳。世之人率知自愛。而不知所以自愛。雷公之在趙。可謂知所以自愛矣。豈以初終易念哉。志稱連城之俗。頗類中州。而斗僻。非若趙之孔道。非難治也。持其倅趙者以往。而百里登春臺矣。余將伏俟嘉譽焉。

送邑尉父母寶周公序

周公。閩人也。閩人之仕於北方者。其言語卽士大夫未必盡解。公之言語。小民皆知之。其與小民言。往往就其鄉音。使之通曉。所聽訟。人人悅服。年比荒。盜多。第嚴保伍。匪惟不自擾民。亦不使一人至鄉村。民皆愛戴之。然恆不得在縣。以公精醫。上官常延請之。家人數缺米。以衣物易錢歸。則人人喜。有病者輒求救。皆爲診視。與之方藥。所活甚多。先是。邑有羣盜劫人。汚其婦女。僅得城旦罪。無何。又劫人。公悉擒之。正法。人人又喜曰。公恆不在縣。偶歸。則能擒大盜安民。勝恆在縣者。任未三年。而陞山西按察司司獄。速矣。邑人人悲惋曰。公之安靜愛民。盜賊斂戢。而遽舍我去也。傾邑往訴之上官。願留之上官。以尉卑官。顧不得擅留。又不可上疏。奈何。則人人失望。夫郡國領民之吏。無卑於尉者。四累而上之。所謂達官貴人者。以視尉。若太華之與卷石。然大都自事其事。而無與於民。隨其所至。以速化爲暢。翩然而飛。其有也。民不知其去也。民不知其甚者。剝民自奉。絲髮不遺。而督之以箠楚叱罵。若此者。民知之矣。夫狼虎之噬。瘡痍在身。誰不知者。第無術以去之耳。寧有不忍舍者乎。周公之爲尉也。在則民愛之。將去則民戀之。此傳之。孫曰。吾祖父爲高邑尉。得人心如此。不猶愈於居極品。享大祿。而身有穢德。使子孫聞姓名而恥之。吾史而痛恨者哉。邑之薦紳青衿。屬余言以送公。余以此壯其行色。是時宰邑者爲督大夫。治行冠於縣內。余是以敢爲此言。若非然者。則余且得罪矣。相與一笑而別。

送金思元公之漢川序

昔司馬子長爲游俠立傳。此千古之特見。卽子長之爲人可知也。假非子長創爲之。孟堅決不能爲。然繼作者亦不見所謂游俠。其人隱於閭閻。作史者不能知。或以爲不可訓。故令其泯沒於世。惜哉。於此益見子長之不可及也。趙子曰。燕趙之間。自古則游俠窟也。以余所見。無一俠士。平居杯酒交歡者不乏人。一有緩急。偃偃倥倥。無可叩門。暴政之所摧折。汚俗之所漸染。舉世化爲罷鷺。然則忠臣烈士。不亦鮮乎。濟南有金太學者。金御史之子也。侍御以文學治行著。太學自少而喜爲俠。結客好施。家無餘貲。仕爲樂城主簿。令長屬以事。事立辦。乃事事悉以屬之。邑爲四輪之區。而賓旅順流。民不稱苦。入其境。田疇林木。學宮客館。澤梁道塗。無不整齊。以至古賢之祠。名勝之地。無不煥然一新。鑿渠穿池。灌田蓄魚。暇日則飛蓋攜賓。集亭俯樹。蒲綠荷丹。甚可樂也。臨民則姁姁啞啞。見惡人則切齒植髮。邑之人無老幼男女。窮陬蔀屋之中。無不感其德。其魁宿姦黠。椎埋武斷之豪。無不縮頸重足。上官皆以爲才。至其設粥施藥。皆取諸奉入。全活甚多。不難瘠己肥人。其廉可不問也。余每謂金公無官不可爲。從政者罕有其比。而人莫之信。但以爲有才有守耳。人無俠節。雖有更胥之才。婦女之守。奚貴。夫與人處。緩急無所賴。卽國家無所賴。可知矣。金公僅僅轉丞漢川。蓋資格柅之也。金公家居時。與瓊陶邊公游。仕於樂。數數思邊公。請入官舍。握手甚歡。時邊公年過七十。隱民間。邑人皆知金公與邊公舊好。邊公少時有膂力。善走馬擊劍。盜賊皆畏。

之不知其爲人也。正猶人之知金公以才守耳。夫居官者。有知其才守。亦足矣。金公將行。余與邊公送之。泝水上。放歌大醉。金公騎馬去。

贈魏允和就教序

國初用人之法有四。曰辟舉。曰歲貢。曰鄉舉。曰進士。其輕重亦以此爲差。其時科第猶輕。有行有否。其後科第日以重。進士科尤甚。鄉舉不得與比。入貲者衆。而歲貢益輕。去入貲無幾耳。論者以爲國初用人無一定之法。夫用人。固不可有一定之法也。故書曰。旁招。孟曰。無方。有一定之法。則必有所偏重。前代入貲任子。有至卿相者。而乃以聲病對偶之文。限天下士乎。辟舉之廢也。以其有僞。夫僞也者。託於賢能也。聲病對偶之文。何所用之哉。所最可異者。歲貢之士。往往倅州邑。其見上官。貶損同於團隸。而上安然受之。至或加之陵辱。用人之弊。至是極矣。是以士之有志者。起家歲貢。率多就教職。今天下非能如國初之重教職也。而體貌猶隆於州邑。倅每以薦得典城。比來入太學者。幾無人矣。柏人魏允和。生於名族。魁梧卓犖。學深而識洞。乃不得科第。而爲歲貢。謁選爲教職。夫允和所謂士之有志者也。是以勉而就此。固亦知教職之重。不若昔時也。士亦在所自處耳。日暮塗遠。倒行而逆施之。卑躬屈體於有司之前。而與貧生較錙銖之利。至或請託。雇金錢。權子母而取息。自輕如此。而欲人之重之。是墨題而爲姝。蒙穢而爲芳也。近時海忠介公。亦起家教職。於二千石無所屈。而天下人皆重之。仕至御史大夫。爲今代名臣。夫教職豈能